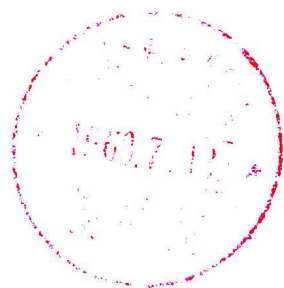




为保卫党的教育方针而斗争

刘 仰 嶠 著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为保卫党的教育方针而斗争

刘仰嶠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60年·武汉

为保卫党的教育方针而斗争

刘仰麟 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 2 $\frac{1}{2}$ 印张·57,000字

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

统一书号：3106·241

定 价：(6) 0.26元

前 言

这几篇不成熟的东西，是在武汉大学党内整风反右倾斗争时写的。写的动机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教育革命的进攻，保卫党的总路线和党的教育方针。

教育革命是极其深刻而伟大的革命，学校通过教育革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有力地说明了党的总路线和党的教育方针的伟大与正确，也说明了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但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不这样看，他们对教育革命的评价是“偏”、“乱”、“糟”，他们认为谁说教育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就是“吹”，谁不能“虚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就是“骄”，如果不大力纠正“偏”、“乱”、“糟”、“吹”、“骄”，就会把他们活活地“气”死。所以在1959年上半年，他们除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进攻外，更集中地向教育革命展开了进攻。不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就不能巩固教育革命的成果，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速共产主义新武大的建设。我们根据省委的指示，展开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几篇东西所反映的就是当时斗争中的问题。本来是要针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提出的六个字给予驳斥的，但因事只就前三个字进行了反驳，不过从这三个字中间，也就完全可以说明我们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间的根本分歧是什么，也说明这种分歧是两条不

同道路、两种不同路綫、两种不同思想之間的斗争。虽然这几篇东西很不成熟，但真实地反映了斗争中的問題和思想情感。湖北人民出版社也就因此而要将这几篇东西印出来。为能更多地說明問題，并要将“政治掛帅万岁”一文，也一并印出。

出版社的意見我起先是不大同意的，觉得这些东西太不成熟，如要印的話，也需要經過認真的修改，而認真修改現在則是做不到的，不但沒有時間，而且思想又已集中到新的問題上，一下也不好扭到这上面來。但他們認為写这些东西本來是为了战斗，就这样拿出来，更能保存当时的战斗情况。我觉得他們的意見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也就同意了。因为本來就不成熟，又沒有經過認真修改，所以特別希望閱讀过它的同志，能夠給予批評指正。

刘 仰 熾

1960年2月16日

目 录

前 言

斥“偏”論.....	1
斥“乱”論.....	21
斥“糟”論.....	43
政治挂帅万岁！	66

斥“偏”論

高等学校中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在攻击党的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同时，更鋒芒集中地向教育大革命进行猖狂的进攻。他們認為教育大革命出了不能容忍的“偏差”，要算賬的話，至多也不过是“倒四六”。所以一听到对于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的歌頌，他們就有些头痛。在他們看来，对于一九五八年的教育大革命，不是应当給以歌頌，而是要加以所謂問罪。他們还感慨地說：“本来去年就看出教育革命是一种偏向，只是当时怕引火燒身，不敢講。当时的声势实在太大了，要是說了真話，不是給戴算賬派的帽子，也会給戴觀潮派的帽子。現在事实說明，还是当时的看法对，因为历史在糾偏了。看起来算賬派、觀潮派倒是真馬克思主义者，早点算賬也許还会少受点損失。”好个顛倒是非、聳人听聞的危言！公然站在革命的对面、反对革命的人倒成为“真馬克思主义者”了。現在就讓我們剝开这些“真馬克思主义者”的皮来賞識賞識他們的真面目吧！

我們先来看他們所不能容忍的“偏差”到底是些什么。

有一种議論認為教育領域內沒有階級斗争。按照这种議論，对资产階級來說，教育應該是为教育而教育；对无产階級來說，教育仍然應該是为教育而教育。在教育領域內提革命，真不知要革什么。所以教育革命的提出，就是根本性的錯誤。

根本方針錯了，还有什么成績可言！？

另一种議論認為教育革命的方針是對的，問題是在進行教育革命中出了“偏差”。按照這種議論，這種“偏差”是方向性的錯誤。他們煽動說，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係的說法，就是要將“方向性的錯誤”說成是具體工作上的缺點，好來開脫責任。他們還煽動說，所謂局部的、暫時的、業已糾正的缺點這個說法，是不敢面對錯誤，害怕全部翻案的擋箭牌。

以上是這些“真馬克思主義者”的基本論點。現在我們再來看他們的所謂論據。

認為教育領域內沒有階級鬥爭的議論者的“論據”主要是：

一、自古以來，學校只能是先生教，學生學。這是到共產主義社會也是翻不過來的。所以在學校中鬧教育革命，提倡什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所導致的必然結果是學生反對先生，使教的教不下去，學的學不下去。他們硬說，“事實”只能如此，“事實”也正是如此。二、教育就是傳授知識，所以中心問題是如何繼承人類的文化遺產。不能將一切知識都打上階級的烙印，馬克思主義者從來認定自然科學就是沒有階級性的。在沒有階級性的自然科學的領域內提倡什麼革命，所導致的必然結果是出現對待知識的虛無主義態度，任意否定一切。他們硬說，“事實”只能如此，“事實”也正是如此。三、社會科學雖然有階級性，但學校中所有一切課程都是按上級所規定的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進行的，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都是按照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教育原則提出的，所以即使在社會科學領域內，從教育的角度來看，也是只存在改進的問題，不存在什麼革命的問題。硬要提倡革命，所導致的必然結果是忽視系統的理論學習。他們硬

說，“事实”只能如此，“事实”也正是如此。四、“为教育而教育”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只是提法不同，本質上是一回事。情。“为教育而教育”的出发点是教育，落脚点还是教育。这样忠于教育就会搞好教育。从教师来看，真正将知識給了学生，就是直接为社会服务，学生学到知識就能为人类造福。至于說“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問題，那不是教育的目的，至多也只能說是一种手段。手段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把两种不同的提法理解为反映了两种不同階級的階級利益，把两种不同提法上的爭論說成是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的斗争，并由此而大搞教育革命，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所导致的必然結果是教师产生一种畏俱心理，不敢大胆負責，直接吃亏的是学生，間接受害的是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他們硬說，“事实”只能如此，“事实”也正是如此。这样推論下去，他們的結論就只能有一个：教育領域內不能提革命，什么教育大革命，真是无的放矢，真是不可原諒的根本錯誤。

根本否定教育革命論者的所謂論据略如上述。現在我們再来看那些誣蔑教育革命出了“偏差”的議論者的所謂論据，如果这两者之間是有点差別的，这差别充其量也不过是一指两指厚的水豆腐，将其水分一压，就是“一丘之貉”了。他們的“論据”是些什么呢？一、教育革命是思想領域內的革命，思想領域內的革命只能靠自覺，只能自上而下地启发他本人自覺，不能放手发动群众和大搞群众运动；那是以人多势众的威力压人，而人的思想是压不服的。要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进行教育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簡單粗暴現象，所导致的必然結果是使一些人因怕在群众中孤立，群众說什么都算数，造成一种人为的緊張形勢

和口服心不服的虛偽現象。他們硬說，“事實”只能如此，“事實”也正是如此。二、教育是一門複雜的科學，雖不能說高深莫測，可是其中的問題也確不簡單。“正確地破”不容易，“正確地立”那就更其艱巨。並非象拆舊房蓋新房那樣說拆就拆了，說蓋就能蓋起來。因為“正確地破”要知識，“正確地立”更要知識；而學生群眾還是處在由無知到有知的求知階段，他們所破的將只是對待科學的科學態度，換來的無非是對黨的“迷信”，使黨能掌握一切。解放思想也不能解放出知識，只能滋長青年人的狂妄浮夸。沒有知識破也難得破，立就更談不到。所以教育革命應該是教育家的事情，而不是群眾的事情，離開教育家而談教育革命，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只是越革命問題越多，越不好辦。他們硬說，“事實”只能如此，“事實”也正是如此。三、教育結合生產，理論聯繫實際，本來是無可非議的，不僅無產階級這樣主張，資產階級也並非無人如此提倡。但如何結合，那就不是單靠群眾運動解決的，更不能在還沒有研究出可行的方案時就發動群眾盲目去干。盲目去干所導致的必然結果，不是“有失無得”，就是“得不償失”。他們硬說，“事實”只能如此，“事實”也正是如此。四、因為教育革命沒有根據教育的特点進行，也就使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南的黨，“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實事求是的基本精神，不得不離開“事實”講什麼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係，將“錯”說成對，“偏”說成正，實際上明明在“糾偏”；還要硬說是辯證地看問題。這樣所導致的必然結果是將辯證唯物主義庸俗化。他們硬說，“事實”只能如此，“事實”也正是如此。所以“偏差”論者的結論只是一個：教育革命是教育家的事情，要搞教育革命，只有讓教育家來，黨是不能領。

導的。搞群眾運動是違反教育革命的特點的。

想想看，否定了黨的領導，否定了群眾運動，还有什么教育革命？這兩種議論之間到底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只不過後者比前者更為狡猾，因之也更為危險而已。

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偏差論”的所謂論點與論據都擺出來了。我們所以這樣擺出來，也是因為他們在向黨進攻時，總是說我們“只說一面之詞”，“不擺事實、講道理”，現在我們就先將他們那一面之詞端出來，然後再擺事實，講道理。

說到事實，我們首先要指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說：“本來去年就看出教育革命是一種偏向，只是怕引火燒身不敢講……”，這完全不符合事實。本來的事實是這樣：教育革命一開始，資產階級專家就挺身而出，叫囂教育革命是“犯罪行為”，號召大家不要向群眾的聲勢“投降”，要堅持“真理”，這時黨內的少數右傾機會主義者，和具有右傾思想而在兩條道路鬥爭中分不清大是大非的同志，就已和資產階級專家一起，擺出一副好象很有知識的姿態，來維護資產階級教育的“真理”，向黨的教育方針肆意進攻了。只是在他們阻擋不住革命的洪流、革命的洪流將右傾機會主義者的真面目沖刷清楚，並使一時分不清大是大非的同志在正反兩方面的教育下醒悟過來以後，只是在右傾機會主義者一方面在鬥爭中受到了些教訓，另一方面在群眾中陷於他們所說的“可怕的孤立”以後，或者也可以說只是在教育革命之火燒到了他們資產階級教育思想之後，一直到這個時候，他們才不叫陣了。這說明他們開始時並沒有觀潮，觀潮那是在他們算賬失敗以後一時的假象。實際上他們中間有些人是在等待時機來大算其賬，大“糾”其“偏”。一九五九年他們重新“揭竿而起”，猛攻黨

的教育方針和為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而開展的教育革命，就可以說明他們的真心實意。我們所以擺出這個事實，是因為：一、通過這個被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所故意忽視的事實，很可以從本質上說明我們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鬥爭，是歷年來政治思想戰綫上兩條道路、兩種路綫鬥爭的繼續。他們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黨的路綫、方針的活動，並不是象他們所說的那樣是在今年才開始的。他們今年的活動絕非偶然。二、通過這個被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所故意忽視的事實，可以使人們看到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所以不提這個事實，並不是他們健忘，而是他們對於事實這個概念的理解和我們根本不同。在我們看來，不論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和現在新出現的確實存在的事物、現象、過程，都應該說是事實。但他們中有的認為，什麼東西是不是事實，決定於他想不想得通，他想不通的就不能認為是事實；有的認為，客觀存在就是“感覺的复合”，一個人睡熟了，這時對他來說，客觀世界就不存在了。從這裡也就可以看出右傾機會主義者的世界觀是主觀唯心主義的世界觀。他們之所以要對那樣重要的事實加以歪曲，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只有歪曲了這個事實他們才想得通；或者說，他們認為，他們現在不想的就是不存在的。擺出這個事實，不僅使我們能由此更深刻地認識到高等學校中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之所以同其他地方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同聲同調，就是因為所有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一個共同的世界觀，而且更重要的是更利於我們弄清他們所據以肯定是“偏差”的那些“事實”的真象。三、通過這個事實，還有助於我們對過渡時期主要矛盾的全面了解。這個事實完全可以說明：不論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總要在黨內得到反映，因為黨不是

与世隔絕的。四、通过这个事实也可以使我們看到他們所关心的是誰的“損失”，他們这些“真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主义到底和馬克思列宁主义有哪些共同的地方。这个事实說明这些所謂“真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不是什么馬克思主义者，而是資產階級个人主义者。他們是真正站在馬克思主义的对面反对馬克思主义的人。馬克思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因而資產階級个人主义要利用馬克思主义的招牌是完全徒劳的。他們的“真話”确实表明着貨真价实的資產階級立場、观点，他們所要維護的“真理”，从无产階級的观点看来，完全是荒謬絕倫的。这样，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們經過“算賬”以后会得出所謂“倒四六”的結論，和为什么他們把历史給教育革命所作的十分肯定性的結論歪曲为“历史出来糾偏”。看来，革命实在革伤了他們的心，他們真有恐惧其穷途末路的思想，这也就无怪他們大兴“問罪”之师了。站在两种完全相反的立場上的人，对任何一件事情，当然不能有共同的語言，这完全是階級本質所决定的，这也完全可以說明这一場尖銳的階級斗争的严重意义。

揭穿了上述的事实真象，那些反对教育革命的論点和一連串“‘事实’只能如此，‘事实’也正是如此”的所謂論据的荒唐无稽，也就明如秋水了。現在我們先来探討下他們所謂的“教育領域內沒有階級斗争”的論点和論据。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是自封为“真馬克思主义者”的。其实他們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真是一窍不通。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导师們不是从来都認定社会經濟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社会上层建筑要为社会經濟基础服务嗎？难道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教育可以不为經濟基础服务嗎？难道說教育不是階級斗争的工具

嗎？世界上難道真有不屬於一定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教育嗎？關於這個問題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曾作了精辟的論述。為從理論上論證“真馬克思主義者”的主義到底是什麼主義，我們特引如下：

“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這是我們對於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係及政治和經濟的關係的基本觀點。那麼，一定形態的政治和經濟是首先決定那一定形態的文化的；然後，那一定形態的文化又才給予影響和作用於一定形態的政治和經濟。馬克思說：‘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他又說：‘從來的哲學家只是各式各樣地說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於改造世界。’這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第一次正確地解決意識和存在關係問題的科學的規定，而為後來列寧所深刻地發揮了的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之基本的觀點。我們討論中國文化問題，不能忘記這個基本觀點。

“這樣說來，問題是很清楚的，我們要革除的那種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反動成分，它是不能離開中華民族的舊政治和舊經濟的；而我們要建立的這種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離開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經濟。中華民族的舊政治和舊經濟，乃是中華民族的舊文化的根據；而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經濟，乃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據。”^①

現在距離毛澤東同志發表“新民主主義論”這一偉大著作的

①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635頁。

時間眼看就到二十年了。在二十年中間，我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早已經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到七年的時間內，我們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上解决了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誰战胜誰’的問題”。^①但是毛澤东同志在二十年前提出的基本观点，仍然是我們討論教育問題的根本依据。毛澤东思想的光芒是愈来愈灿烂、愈来愈显示出它的偉大力量。我們的“眞馬克思主义者”是否看过这段眞正馬克思主义的論述？如果看了，为什么会发出反馬克思主义的議論？如果沒看过，那就應該認真地讀一讀，看看自己的議論到底是什么主义的。毛澤东同志在闡明了文化教育和政治、經濟的关系及政治和經濟的关系后，不是明确地指出要根据新政治、新經濟建立新的文化教育嗎？对那种旧文化教育中的反动成分，不是也明确指出要加以革除嗎？这种革除旧文化教育中的反动成分的斗争，难道不是意識形态領域中的階級斗争嗎？沒有意識形态領域內尖銳的階級斗争，那种反动成分能不能革除？教育革命的实践本身已經作了肯定的回答：旧文化教育中的反动成分，不經過革命就不能革除，不經過不断的革命，就不能彻底地革除。那些高唱为教育而教育的教育論者所要死守不放的实际上也并非抽象的教育，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以旧政治和旧經濟为根据的旧的意識形态，是絕不肯輕易放弃陣地的。这也就說明，不論资产阶级也好，无产阶级也好，都是把教育作

① 刘少奇：“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为强有力的阶级斗争工具之一，无产阶级要它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资产阶级要它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资本家还拿定息，因此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作为一个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而且即使它完全消灭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还会存在一个很长时期，这就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必然是长期的，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有时候表现尖锐，有时候比较缓和。整个过渡时期中这一基本的阶级斗争形势，在教育领域内必然要反映出来，资产阶级教育家还要固守阵地就是这种斗争的一个表现。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说明：不是教育领域内没有阶级斗争，而是教育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还很尖锐；不是教育革命提错了，而是提对了。正象在其他领域内一样，在教育领域内不是没有革命可言，而是革命还没有结束，还要不断进行。或按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对待教育，或按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对待教育。在这方面“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承认是这样，不承认也是这样。因为客观存在总是客观存在，无产阶级反正要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示的道路，不断革命下去。想阻止历史车轮前进的人，不但不能遂其心愿，而且反而会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更加鼓足革命干劲。

教育革命取消论者的“论据”有前述的好多点，（实际上还不止那几点，那只是主要几点，）其中最突出之点，是他们象念咒一样，反过来“教学”怎样，反过去说“事实”如何，把“教学”和“事实”当成他们变戏法的法宝。他们以为抓住这两个法宝，就可以象魔术师一样，搬弄玄虚。其实这无补于事。我们就先

从他們所強調的“教学”說起。他們在四条主要“論据”中，不仅条条都从“教学”談起，而且把“教学”这个东西說得和人沒有联系似的。不把教学和人联系起来，这从表面上看，好象他們只是犯了片面性的毛病，只見物，不見人；但本質地分析起来，这正是他們的資產階級立場所使然的。实际上他們不可能只見到物不見人，因为，只要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分析一下，就可很快地发现，无產階級革命者和資產階級个人主义者，不論研究和处理任何問題，首先想到和看到的都是人。不过无產階級革命者首先想到看到的人，是真正掌握了自己命运、当家作主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識分子等，而且不仅想到看到这些人的現在，还想到看到这些人光輝的未来；資產階級个人主义者首先想到看到的人，是那些沒落階級的人，他們不仅不敢設想这些人将来的前途，也看不慣这些人現在的处境，总是为这些人已逝的“黄金时代”不能再来而惋惜感叹。把这和他們所反复強調的所謂“事实”只能这样、只能那样联系起来看，就更可以理解到問題的本質，就可以弄清楚这些人为什么白昼作梦，总是要往死胡同里鑽，而且是那样頑固，自己已經头破血流了，还在那里瞎說什么“党只有被碰得头破血流以后才会回头”。真是什么階級說什么話。这就叫做階級立場。尽管事实总是事实，但由于他們的立場是資產階級个人主义者的立場，所以总是要想尽方法，任意加以歪曲的。拿他們的第一个“論据”來說吧。他們說無論过去、現在、将来，学校只能先生教，学生学。这从形式上看，似乎很有道理，但我們只要向右傾机会主义者提出几个問題，就可以立刻揭露出这个“論据”的資產階級的实質了。首先一个問題是：我們学校所要培养的是什么人？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新人，还